

根的牵挂

徐刚 著

大地之门丛书

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根
的
牽
挂

王
蒙
著

根的牽挂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大地之门丛书 徐刚 著

根的牵挂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根的牵挂/徐刚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2005.5

(大地之门丛书)

ISBN 7-5336-4299-6

I. 根… II. 徐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2289 号

策 划:曹露明

责任编辑:包云鸿 尚燕彬

装帧设计:奇文云海

出 版: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965×635 毫米 1/32

印 张:7.625

字 数:93.6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 001-5 300

定 价: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

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芥
地
之
門

黃寧文懷沙



大鈞所垂運滄海帝力
於吾豈有我甘苦來
生新境鬱融奮台歷雄中

申印尊題

書侶
周和
益安
文懷沙



自序

敢问沧桑岁月，雪在何方

雨或者雪还有淡淡的雾笼罩下的山村、旷野，那是风景。我常常想起，当夏日的惊雷在崇明岛上空的云层里震响，江海边缘的大芦荡起伏呼啸，然后是大雨如注。母亲和姐姐在茅草屋端着盆盆罐罐四处“捉漏”，而我却痴痴地望着屋外的风雨，少小年代的敬畏，对天的敬畏，便是这样发生的。后来，我到西保小学读书了，每逢这样的雷雨天，既没有钉鞋——一种用油布做鞋面、鞋底有钉子的老式雨鞋——也没有雨伞，便只有飞快地赤脚奔跑，在雨中。

如今想来，夏日的雷雨是一种诱惑，诱使你冲进疾风暴雨中，有一种催人冒险的冲激

力，可以全身心地感觉雷鸣电闪和暴雨的风景，但肯定有摔倒乃至遭到雷击的风险。冬日的雪就不一样了。上世纪50年代的崇明岛不仅有雪，而且有大雪，那漫天飞雪温柔而飘逸，一片一片的似乎是在挽留我的童心。上学放学时便一路打雪仗，找不到路，有几次滚到了河沟里，从头到脚都陷进了冰冷的温柔中。雪天无风，家家户户的炊烟会从烟囱里笔直往上升腾，会有写诗画画的冲动。那雪花竟然也牵动着一个乡下少年的茫然无绪的思，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将要过去了。

每一年冬天，我在北京总是盼着下雪。雪，那是中国大片土地上越冬农作物的衣被，也是来春万物苏生时的甘泉。在一个接一个的暖冬少雪之后，缺水的土地连同干渴的心灵都生出了一种恐慌：大雪，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那飘飘洒洒可以让孩子们欢呼雀跃的雪，为什么离我而去？连续几年，盼雪的北京人盼到的那一点点雪的粉末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传递的是不是这样的信息：我将飘逝。燕山和北京，在失去雪的风景之后，纵然有再多的高楼大厦，那幸

存的故宫角楼的裂缝却毫无疑义地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断裂，能不能这样说：当我们失去一种风景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。

我的思绪游走在雨和雪之间，为雷声而震颤，在闪电的切割下细若游丝，伸向原始的裂缝、大山的褶皱、荒漠中的胡杨，从青藏高原跌落、串连起长江的浪花。我看见，当盛夏时长江中下游暴雨高涨，而源区的沱沱河沿却还在下着鹅毛大雪，雨和雪互相呼应着，声气相通，血脉相连，大山的庄严怎么离得开白雪呢？大地的灵动怎么离得开流水呢？这庄严与灵动化生了万类万物的广大和美丽，人居其一。

雨雪的另一端是谁在摆弄？

雨和雪是生命的流动，从过去到未来，当它作为风景出现的时候，人类便有了最初的感动和惊讶，然后是神话和宗教。恩格斯说：“古希腊所有的风景都装在——或者至少曾经装在——和谐这个框子里。”（《伟人小语》，广东旅游出版社）因而在古希腊，每一条河流、每一片森林都有自己的女神或者神灵。对爱琴海情有独钟的泰勒斯还说过“万物源于水”，这使我

又一次想起了老子，他说：“道可道非常道。”“道”是何物？老子只说：“上善若水”，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”，而“道生万物”。地球上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时发出的先知的声音，是如此的相似相近。

据说，老子的先生常枞在病榻上是这样教诲老子的：

回到故乡，或者经过故乡的时候，你要下车；

从高大、古老的树木下路过，你要弯腰蹶足而过；

面对大江巨川，你要垂首；面对小河流水，你要让路；

山川万物，故旧先辈，是为大，而吾为小。

这样的先生、这样的教育，我们已经陌生又陌生了，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读老庄？

亲爱的朋友，正是从生命与文化的意义上感觉风景，感觉曾经熟知的雨和雪，才使我生

命的激情和天真免于过早地涸竭，也生出了忧患：今天我们不仅忽略风景，而且毁坏风景，再把仅剩的风景当作摇钱树。聪明绝顶的人类正在共同地、世界一体化地做着同一件蠢事：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人生至上的目标！

可是，那风、那云、那雨、那雪、那夜晚的星空，仍然是最美最美的啊！

敢问沧桑岁月，雪在何方？

是为序。

徐 刚

2004年12月5日深夜

北京连续浓雾之后于凉水河畔一苇斋

目 录 CONTENTS

自 序

敢问沧桑岁月,雪在何方 ...	1
引子:人是树的枝节	1
遥远的根	11
叶的使命	28
花的历程	41
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	61
荒漠里的温情	89
竹吟	101
脆弱的神奇	114
走进亚马逊	132
中国雨林	145
从维也纳森林开始	160
以森林的名义	184
从铅笔与筷子说起	203
流血的红豆杉	215
结语:根的牵挂	221
后 记	228

引子：人是树的枝节

一个迄今为止对极大多数哲学家、文学家仍然淡漠的命题，实际上已经困扰人类很久了：

我们当怎样理解并感觉森林和整个植物世界的博大、慈善及爱意？

200 多年前，一封由马萨诸塞清教徒殖民地总督写回英国的信，后来曾经流传一时。这位总督在信上感叹道：

如果我要劝说画家用逼真和严密的手法，来画出这里秋天树林的景色，就要求他一定要把彩虹上所有的颜色都糅合

在画布上，否则将无从描绘秋叶的各种色彩。（《森林》，彼得·法布）

公平地说，该总督对森林色彩的感觉还是良好的。据说他这番话使不少西方的油画大师再一次面对森林，而自愧笔下弗如。一种有趣的艺术现象终于找到了答案：无论古典派、印象派，还是现代派的大师们，他们创造了惟妙惟肖的各种人物形象，从裙裾上光的投影到蒙娜丽莎谜一样的微笑，可是又有谁画出了一根完整的树木、一片森林的完整的一角？那些年轮以及四季的欢乐或者忧郁？假如这一切都有了，森林又是怎样立足与稳固的呢？

森林地下的风景——所有草木的根的延伸、缠结、汲取和输送——那是什么样的技法及色彩均无法描绘的。

原来人之所以被翻来覆去地写与画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没有根，画者写者被画者被写者，均是无根者。

那么，人又是什么？

也许，在一切思考中没有比人类直面自

己的思考,更为艰难的了。正是因着此种艰难,人类纷繁复杂的思维、思想中的一部分,正在接近人这一事物的本来面目。

巴斯卡尔说:“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,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;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”

是的,巴斯卡尔,你说得好,人“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”。

不揣冒昧,巴斯卡尔,我要略作补充:“但,人没有根。”

德日进的《人在宇宙中》极为深刻而巧妙地为人借得了树的根,他告诉我们,人是树的枝节,但,是最高的树梢:

地球作为行星而存在的过程中只有一次,仅仅一次能被生命覆盖。同样,生命惟有一次能逾越自我意识的局限。生命和思想只有一次兴旺期,从此,人便为树的最高枝节。这一点我们不容忘却。从此以后,只有在他里面(其他一切都被排除),才集中地存在着新的星球的未来希望,这

就是生物起源学和宇宙进化论的未来希望。他从不会提前完结或静止下来或者衰亡，如宇宙不同时在其使命上失败的话。

假如我们把自己看作是、仅仅是树的枝节的话，心里便生出扎实或稳固的感觉来，同时还会期待着寻找地底下的根，看它们的走向，会不会与地上的江河溪流、天上的星星黑洞有关联？

尼采的《欢乐的科学》告诉人们：

在无限的境界。——我们离开了陆地、乘船航行。我们把身后的桥——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把身后的陆地切断了！于是，小船啊，可留神！你的身旁是大海，它不再咆哮，这是真的，它时而像丝绸、黄金和亲切的梦幻。但是，也有那样的时刻，你将看到它的无限，而且没有比无限更为可怕了！啊！可怜的鸟儿，它感到自由，而此刻却撞向鸟笼之壁！当你思念陆地时，那该多么不幸啊，仿佛那里曾经有过更多的自



由——可是“陆地”已不复存在。

尼采仿佛让我听见了鸿蒙未开、伊甸园初造时的一种来自天国的严厉的声音：

给你自由，但是，你没有根。

给你树木和森林，你要倚靠它们，并且在祷告后沉思默想：怎样稳固自己。

给你树木和森林，就是给你大地、给你高山上流下的清水了。

但，你要劳作，耕耘、播种与灌溉。

你守望家园，这林子里便会结出果实，土地上便会有收获。

.....

当我们听尼采说，我们身后的桥已断，不仅如此，就连身后的陆地也已切断时，难免会心生悲凉。无论如何，无根的人们在陆地上奔忙、站立，总是有所凭借、有个家园。

H·杨在《无岸的河》中告诉我们，一切生命都充满着痛苦，但，人只听见人在诉说并随